



张光照 王正文/图

大团山的前世今生

位于金寨县全军乡全军村境的大团山，相传原叫团鱼山。团鱼者，即指鳖，又名脚鱼、甲鱼、王八，是当地人对这种爬行类动物的一种形象叫法。登高俯瞰，大团山的确神若一巨大龟鳖，正俯首趴在两山之间。

根据全军周边民间故事梳理发现，大团山还真是有些神奇来历，不只是一个团鱼山的叫法那么简单，其中就有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一段神话。这段神话应与龙子有关。

据说，天上玉皇曾下旨东海，限大龙子鼋鼠在三个时辰内将金刚台驮往天庭、以壮天宫威仪。鼋鼠领旨后便不敢怠慢，迅疾腾云西行。熟料在行至如今全军地界时，突见前方乌云翻滚、飞沙走石、血雨腥风、惨呼连天，鼋鼠旋即顿足，却发现原来是一条孽龙在此作祟、大肆祸害生灵。身为大龙子的鼋鼠，生性本就刚猛无邪、体惜众生，岂能容忍孽龙凡间兴风作浪。于是，鼋鼠便俯冲而下，与残暴的孽龙战在了一起。这一战，持续了三天三夜。鏖战中，鼋鼠发现这条孽龙原是万年蛇精所化，道行已然不弱于己。为了帮民间除害、维护一方安宁，鼋鼠不惜耗损精气，最后拼力一搏，终将孽龙击败，打入一龙潭（今全军龙潭溪地打龙潭）中被永久封禁。由于此战耽误了圣差，也是为了增压孽龙，鼋鼠便毅然守着崖穴的慧剑山道场黄龙真人以神技传音，请托黄龙真人代为向玉帝请罪，同时还要黄龙真人上禀自己愿永留人间，随即便伏地一座。千万年过去，如今的鼋鼠早已化着一座小山。这座山，就是今天的大团山。

言罢大团山的前世，再说说它的今生。自鼋鼠镇守孽龙以来，全军境地一直

风调雨顺、福泰安康。尤其是由鼋而化的大团山，至今仍不懈造福一方，使全军村一带脚成一块被称为“金盆照月”的洞天福地。

1975年，河南陈明松在这块福地上办起了“大团山茶厂”；2016年，陈明松在“金盆照月”上注册成立金寨县全军乡大团山茶叶专业合作社联合社，成为致富一方的茶产业经济支柱。陈明松的茶厂及由他领衔的茶叶专业合作社联合社，是一家集茶树良种研发、无性系茶树良种繁育、名优茶研究、生产制作、货物进出口、品牌销售、连锁经营为一体的专业化茶业明星企业，荣获安徽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、安徽省扶贫龙头企业、安徽省名牌产品和安徽省著名商标持有者等多项荣誉，同时也是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理事单位、安徽省茶叶流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、安徽省扶贫开发协会理事单位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。“中国首席军事评论员”张召忠将军、安农段建真教授等十数名人都曾来此并为大团山欣然题词。

现在的“大团山茶厂”，主要产品除了有蜚声全国的金龙玉珠、金寨剑毫、金寨白茶、金寨红茶外，还新开发出几乎失传的蓝茶生产技术，填补了一项名茶空白。自2021年，陈明松又依托“大团山”，全力推进以“茶旅一体化”为载体，按照茶旅一体共建设、茶旅一体共营销、茶旅一体共发展的思路，推进乡村旅游产业与茶产业发展共同促进、良性互动，为实现乡村振兴而积极贡献企业社会责任。

“刘老庄连”老连长：潘黎明的“两个半生”

任少松 王亚丽

不久家乡的回信到了，潘黎明一把扯开信封，信纸上只有一行字：你母亲带着弟弟外出讨饭，去向不明。刹那间，1929年那个夏天的一幕再次浮入脑海：他抹着泪水，头也不回地赤着脚跑去参加红军队伍，身后的田埂上是垫起脚来望眼欲穿的母亲，旁边是牵着衣角的弟弟。这样的锥心之疼，让他痛苦地弯下了腰。回到家中，他小心地征求了新婚妻子的意见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年轻的妻子很明事理，说：“咱妈和弟弟，我们不去找，还指望谁去找？”

有了妻子的理解和支持，潘黎明立即给组织上打了转业回乡报告，阐述了原因。组织上虽然不舍这位作战勇猛彪悍的老连长，但也考虑到他的身体原因和思母之情，在开具介绍信的时候，特意交代，拿着这个介绍信到南京华东军区司令部驻地去报到，按照政策，可以要求在南京、合肥华东野战军大机关或金寨县城安排工作。潘黎明心里想，母亲和弟弟又不在南京、合肥和金寨县城，这里条件再好又有什么用。在婉拒了众多首长和战友们的盛情挽留后，潘黎明带着妻子直接回到老家——花石大湾。故乡的风、故乡的山野扑面而来，还是当年的那个味道，但他无暇徜徉其中，因为母亲和弟弟还没有消息。

望着地上的一些残垣断壁，潘黎明的大脑是一片空白，这可是老家原来的房子啊。夫妻俩问遍了村里的老人，大家都不知道母亲和弟弟去哪里讨饭了。心中虽是焦急，他却不管，这也得益于长期的一线指挥经历，养成了缜密分析判断问题的习惯。自己参加红军走后，无论是国民党军卫立煌所部还是地主还乡团都不会放过母亲和弟弟，被烧成白地的老屋就是见证，他们在老家肯定是待不住了。母亲胆小，倒也谨慎，他们要饭肯定不会去管棉花石的六安县六区北面、东边的古碑、槐树湾还有麻埠等地，这些地方熟人多，容易被人认出来。商城那边的顾敬之民团残酷异常，估计也不会去。那么就只好有南面的湖北这块还安稳点。

确定了方向，事情就好办了。讨饭这个行当



本版责任编辑：余尚流
E-mail:945752768@qq.com

潘黎明也不陌生，自己8岁时，不也跟着母亲讨过饭吗？更何况现在解放了，再也没有国民党军和地主民团了，虽然还有点土匪，倒也不值一晒。横亘在南面的马嶺岭要是与雪山、草地比起来更是不值一提，虽然现在腿脚不灵便了，但是手中也有一根得力的拐杖。

早春的马嶺岭乍暖还寒，山脚向阳处的树梢枝头只散落几点鹅黄，一个中年人正踏着寒铁似的石头小路踽踽独行，走得熟了，倒也不急，用拐杖顺势从石头上敲下来一个倒挂的冰凌，解解渴；重重地呼出几口白气后，继续赶路。寻母的路上，潘黎明看到那些讨饭的人，就心酸，忍不住上去接济一下，然后打探母亲的消息。时间久了，英山、罗田和金寨交界地区要饭的人，都流传起来有个姓潘的好心人在寻找母亲和弟弟的消息。

“父亲去世也有些年头了。”潘义强有些哽咽，“在哪里找到奶奶，怎么见得面，也记不清了。”或许就在山涧溪水边趴下去喝水时，一抬头便是母亲的泪眼；或许就是在街角屋檐下，脱下鞋子磕磕里面的泥土刚起身时，一扭头便是弟弟乞讨的手；又或许夜半破庙，蜷缩的人群，翻下来一个年轻人，跌在清朗的月亮里，就是弟弟。或许，或许，都已不重要了。母亲和弟弟找到了就好。

1957年，组织上将潘黎明调整为金寨县副县长，分管转业、复员军人安置等工作，直至1968年。在此期间，他因为一头猪的事情，先是被人冤枉举报，后又被人们所称费。

1962年春节前，金寨县委和政府要召开烈军属会议，县政府食堂让食品公司提供50多公斤猪肉。食品公司的张经理可愁坏了，搞“大跃进”，人的口粮都成问题，哪有东西去养猪啊？只有到街上去打听，一打听，也有几家喂了猪，其中就有潘县长家。

潘黎明布置的任务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自己这里，望着哭丧着脸的张经理，他又于心不忍。家里养了猪是不假，而且还挺肥，150来公斤吧。可这猪是全家人的宝贝，在东北当过护士的媳妇刘淑云，把这“猪祖宗”照顾得无微不至。“张经理！”潘黎明一挑眉毛说，“那你们就买个50来公斤的小猪，杀了就不好了吗？要不你去找省军区后勤部李春华，用小猪崽换一下？”“县长，不瞒你，我们食品公司有50公斤左右的小猪，但是猪没有膘啊！还要杀三条小猪才够50公斤肉啊。”没有膘的猪肉大家都不喜欢吃，炒出来的菜还没有油水，这倒是实情。“县长，李春华要两条小猪，不然不换。把你家的猪杀了，我们只买50

公斤肉，剩下的你留着给孩子们吃。”盘算了一下，自己两口子和孩子们少吃点或者不吃，给母亲和弟弟家也够了。

晚上，在大湾的叔叔又驮走50多公斤肉，孩子们望着所剩无几的猪肉，都气鼓鼓地不作声。“老潘，猪肠子洗好了吗？你要快点，猪血都快结住了。”刘淑云弯着腰端着一个大锡盆进来了，“都来帮忙！”孩子们都好奇地围过来了，一闻，喷香扑鼻，便又喜笑颜开。原来刘淑云早就想好了，留下猪肚、猪肝、猪肠子，把猪其他的内脏和下水洗净后，切成丁和着葱姜蒜沫，搅和在这一盆放了盐的猪血里。潘黎明赶紧把洗净的猪肠子端了过来，在肠子外面攥住大漏斗，刘淑云手巧，呼啦啦往里倒猪血，然后胳膊几挽几不挽，像织毛衣重线团一样，猪肠子便在孩子们的欢呼声中鼓了起来，大孩子们慌不迭地给排气和系绳子。刘淑云边灌边告诉孩子们，这在黑龙江外公外婆家那里叫血肠。

来年季春，心有歉疚的潘黎明赶快到食品公司挑了一头最大的小猪崽买回家，小女儿看见了，从门上撕下一块红纸高高兴兴地贴到了猪圈门上。

一转眼，到了1963年4月，全县开展“五反”运动，有人举报说，潘县长从食品公司买了一头大肥猪，贪污腐化。潘黎明没有慌，张经理倒慌了，赶紧拿着发票底根找着县委经办的董庆元，还有李春华去会上说明情况，买潘县长肥猪肉是每公斤1.46元，潘县长买猪崽是每公斤1.56元。末了，张经理回过头来小声说，今年召开烈军属会议的猪肉估计还要麻烦潘县长。“我同意不同意，不要紧！”潘黎明续了一口茶，“你要去问问我女儿同意不同意。”会场上，大家都笑了。

10多年过后，弟弟家的7个孩子逐渐长大了，潘黎明也退居二线了。他们每到正月里就给大伯拜年，望着一桌子坐不下、坐了两桌子的家人，潘黎明很开心。这个时候，有的侄子、侄女就动了心思，临走时托新娘和大伯带句话，能不能想想办法吃个商品粮。结果第二年正月里吃饭的时候，开始还吃得好好的，末了发了一通火。“你们要去当兵，只要体检没问题，我支持！”潘黎明把筷子往碗上一搁，一“但是要吃商品粮，不可能，凡事都要按制度、按政策、按规定办！”侄子、侄女一看苗头不对，赶紧告辞，溜之大吉。

1978年12月21日，潘黎明去世，被民政部授予“革命烈士称号”，安葬于金寨烈士陵园。但是他的“两个半生”的故事，却在金寨广为流传。（下）

姥姥程斌

红薯充饥，渴了到河里渴几口凉水。到了第六天，战斗似乎结束了，大半天没有听到枪声。半夜时分，姥姥带着二哥和小弟从乱草丛中钻出来，摸回潘家湾。

全湾一片焦土，断壁残垣，不闻人声，也没有狗叫。他们顺着熟悉的小路来到汪下湾，和潘家湾一样，也是一片死寂。他们继续向上来到汪上湾，隐隐约约地看到有点亮光。全湾只剩半间瓦房，有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坐在火堆旁发呆，三个孩子进来，老爷爷并没有感到吃惊，对他们说：“兵荒马乱的，能活着就好！”说着从火堆里扒出口一个熟透的红薯，让他们吃，兄妹三人你一口、我一口地吃着。多年后姥姥经常提起这只红薯“那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。”

再说姥姥的大哥是红军战士，随部队在斑竹园、汤家汇等地与国民党军队殊死战斗，他听说父亲被杀，三个未成年的弟弟下落不明的情况后，请假回到太平山，几经周折找到了弟妹。一天他带着我姥姥来到白沙岭，找到我姥爷家，央求姥爷的母亲收留妹妹，给妹妹一条活路。大哥跪下来磕了个头，兄妹二人挥泪告别。大哥带着二弟和三弟远走他乡，另谋生路。自此，姥姥在姥爷家做了童养媳。姥姥19岁时与姥爷成亲。姥姥姥爷结婚后20多年内生育了十几胎，活下来的有四五子女。身为人母的姥姥展现了强大的力量，孝敬公婆，哺育儿女。春米、



王勇 摄

钓鱼之意

宋明林

我原来不喜欢钓鱼，二弟和侄儿非常喜欢，已到半月不钩心发痒，一月不钩心发慌的地步。他们有时钓鱼多了，就送给亲戚和朋友。2019年有一天，二弟为我买了新钓杆，一切准备妥当后，强迫软磨带我到乡下下一个自然水塘一起钓鱼，从那时候起，我对钓鱼产生了兴趣。近两年经常钓鱼，我总结出钓鱼有五大好处。一是能陶冶情操。钓鱼是一种有趣的娱乐活动，要爬山涉水寻找钓鱼最佳地点，要与山野、江河、水塘为伴。钓鱼中，当鱼儿咬钩，一条活蹦乱跳的鱼被钓上岸后，使人欣喜不已，心情十分愉悦。凡是垂钓者，不管钓多少，都乐此不疲，有时不吃饭也要坚持到底，其中原因在于钓鱼不仅能养神健身，还能陶冶情操。二是能神清气爽。在清静的水塘边、小河边钓鱼，能与蓝天碧水、树木花草虫蝶为伴，能与鸟语、蛙虫鸣唱为伍，就有心清气爽、神清目明、心旷神怡之感。有一天，我们在农村一个荷塘钓鱼，看见一群活泼的小鱼在荷叶下游来游去，此刻，我忘记了忧愁，心里非常放空。钓山钓水，淡泊宁静，达到物我两忘的意境。三是能磨练心性。平时经不住各种诱惑，心似乱麻，困苦不休，钓鱼时人不离竿，竿不离线，两眼

看着鱼漂，全身心贯注，远离烦恼，抛弃杂念和欲望，使内心平静淡定。一竿一抛一叶舟，一丈长竿一寸钩，一拍一呼复一笑，一人独占一江秋。这是清代纪晓岚写的十个“一”字诗，是对钓鱼人忘情垂纶的生活写照。

四是能锻炼身体。钓鱼时身体要不断变化体位，时而站立，时而坐蹲，时而行走，时而抛竿，动中有静，静中有动，如此动静结合，刚柔相济，身体各部位都能得到锻炼，对调节心态、改善睡眠、增强体质大有裨益。

五是能认识朋友，增长知识。经常与钓友探讨切磋，交流钓鱼技能，总结经验，不仅认识了朋友，还能学到钓鱼要远离高压线、远离被污染河塘、避免雷雨天钓鱼等知识。

在钓鱼过程中，我喜欢上了德诚禅师的一首诗，“千尺丝纶直下垂，一波才动万波随，夜深水冷鱼不食，满船空载明月归。”这是描写深夜在船上钓鱼的场景。深夜了，坐在船上钓鱼，船舱装满了月光，你会在意有没有钓到鱼吗？你会因没有钓到鱼而失落吗？

人生是一次旅行，每人都是岁月的归人，垂钓是一种安静，只有内心安静，才能身心丰富，人生才有力量。

老骥伏枥 夕阳更美

劳边

四月，遵照社区要求，足不出户，在书房静心读书。一天翻看六安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编辑出版的《岁月追怀》丛书，发现每一集都收有王国信的文章，有的集里还收两篇。这引起笔者再“读”这位老朋友的兴趣。

王国信从1959年就开始给报纸、广播站(台)写新闻稿子，而本职是行政工作，采写稿件是兼做的。但他热爱新闻工作，所以成果丰硕。他在《我的新闻情缘》中写道：“我没有当过报纸的编辑、记者，却与新闻结下深厚的情缘。读报、写稿成为影响我终身的良好习惯，新闻写作与我的人生道路紧密相连。”

报纸通讯员与报社记者只是工作单位不同，为报纸写稿的要求是一样的。通讯员和记者都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、坚强的党性，善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，有透过现象看本质观察问题的敏锐力，还要有一定文字表达能力。这些新闻工作“基本功”的磨练，使国信的理论水平、思想政治水平及处理工作问题的能力和文字表现力，都随着向报纸供稿的增长而提高。50多年来，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，国信都坚持结合工作为报纸写稿。

国信热爱新闻事业，采写稿件的执着精神，深深地感动了我们这些以办报办广电为职业的新闻人。所以，在1997年六安地区老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时就吸收他为会员，并推选他为常务理事。在第二次会员代表会上又推选他为副会长，看中的是他对老新协活动的满腔热情和对协会作出的贡献。

我更欣赏的是他退休后办霍邱老年大学的精彩篇章。他虽从师范学校毕业，但从未涉足过老年教育。如何不负党委重托，使老年大学在前任奠定的良好基础上更上一层楼，受到老年朋友欢迎，是他到任时要思考和革命的问题。

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自身规律。国信为认识、把握老年教育的规律，发挥善于学习和精于调查研究的优势，反复钻研积极老龄化理论、老年教育理论、老年保健学及老年心理学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研究探讨办学路子，付于实施，满足老年朋友求知求乐的需求，使霍邱老年大学的课程设置增加到29个专业，教学班级达到39个，学员数达千人以上。在同仁及学员们的共同努力下，霍邱老年大学蒸蒸日上，先后荣获安徽省首批老年大学“示范学校”、安徽省老年大学系统先进集体、全国示范老年大学等荣誉称号。本人也于2009年被评为“全国老年教育先进工作者”。

国信在五彩缤纷的退休生活画卷中，更有笔者叹服的是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，对农民工及劳务经济发展的高度关注。霍邱县是农村农业大县，常年有几十万农民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城市打工。这虽属向农村贫困宣战、改变农民命运、满足经济发展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壮举，但也存在着农民工子女升学、居住、在某些方面受歧视及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等问题，导致农民工成为城市弱势群体。这使出身农民家庭、对农民有深厚感情的国信，十分忧虑。

于是，从事新闻宣传几十年养成的社会责任感，驱使他奔赴沿海城市进工厂、下工地、走街串巷采访农民工，察看他们工作生活状况，倾听他们的心声，用生动笔墨总结、宣传通过刻苦学校、勇敢打拼获得成功的人士的经验、事迹，激励人们勇往直前。同时，他撰写数十篇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及关于劳务问题的理论研究文章，《安徽省霍邱县农民工转移30年演变及其启示》一文获得安徽省改革开放30年征文一等奖，《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》杂志上的《两代农民工之比较》一文获得该刊一等奖。

近20年来，他在各类报刊上发表新闻报道、通讯、调查报告、言论、散文等，约二三十万字。“退休并不是人生的终点站，只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退休后，自身仍有潜力可控，只要主动和善于安排自己，选择自己有兴趣的事干，并沉醉其中，你就会‘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’”。



夕阳佳苑

本版责任编辑：余尚流
E-mail:945752768@qq.com